安雅堂稿

安雅堂稿卷之七

華亭陳子龍臥子著

序

壽秋槎許翁七十序

今海內稱古遺直正色立朝者。曰吾郡許給諫霞城先生。予以後進莊事給諫。而給諫亦謬相推愛。嘗從容燕語。則盛稱其叔秋槎先生之德也。曰內行敦穆清靜無競。至德可師。道能表俗。我叔有焉。自予好爲古文詞。所切礱最深。不敢以雁行進者。曰舒章李氏。

李氏則闖謂予我與若無徒以文自雄也。盍有進於是者。當我世獨無有鄭玄之淹潔。王烈之醇至者乎。即我婦翁秋槎先生也。先生於予日長仁。偶儻博雅。有文章聲。既與予交善。因述先生之懿行甚備。過於前所傳聞矣。大約先生家既世貴。有清德。幼即規摹往哲。有宏世之志。工應舉義。附以經術。凡方領矩步者。莫尚焉。而試輒不第。居久之。既以世終莫我知也退隱於江皐。鑿池沼。植林木。少寄情賞。嘐琴其中。嘗自嘆袁夏甫陶元亮何必去人遠哉。然猶時時著書

上引經傳下窮史册旁及於醫藥方技甯戚氾勝之書靡不綜核又或對酒曼歌託於謠謌以存風刺鄉里有違言欲得先生片語往往望廬而返繇此觀之先生身雖隱約乎其執微繩而流德音欲以振世厲俗垂見儒者之大義蓋未之能怠也予既於給諫李生徵其大復於長仁徵其細先生可謂脩身踐言取樂名教者矣今人稱得行其志者動云仕宦然其下者齷齪於刀椎之末狼狽於顯貴之間求一事之益而不可得卽有負節槩盛名譽者而馳逐奔逝曷能

自免。其得存神養志。味沉冥之趣。守諧緝之懽。如先生者。得失豈可量哉。今先生且將見舉郡國。以應朝命。其仕與否。不足爲先生重輕。即以陪饗射而展祖割焉。敷至道。鼓太玄。以佐緝熙。不既優乎哉。予嘗觀王逸少以子姓多賢顯。遂希班陸之風。就閑曠之樂。可謂達者。然未嘗不自後其幸焉。長仁才雋氣雄。自然國器。給諫爲時喬嶽。大業方宏。抒文抱質。則李生王映。而先生以杖履周旋其間。引觴萬年。不大愉快耶。予聞唐之時有武仲。晉之時有遠遊。豈太岳之胤

參隱德乎。然出入儒墨。酙酌通介。則先生合道矣。

壽郡伯穀城禹脩方公五十序

自秦罷五等置郡縣而後稱吏治者首漢世何哉天下之大止數十郡郡大者或方千里比於列國太守與吏民得相君臣朝夕坐堂皇出條教可以意行非必盡馭繩墨也郡中高職捜賢選能以補之非皆以朝命至也間以逐捕盜賊省視災害遣使行部而已非有常職煩期會上謁也列侯九卿貴戚在部內犯法者得以按捕即無論中豪以下奏行論報無所阻

得也是以溫惠彊力之士得盡其才以奉承天子之德意而有效績者往往久於其位善哉孝宣皇帝之言曰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廼服從其教化夫權一則生威任久則生信威信既著則歌誦興焉今觀風謠之所稱碑碣之所列凛凛乎風流篤茂矣尊之以父母視之以眉壽其猶三代之遺文也　明興　高皇帝首重吏治郡守職至貴重得以按奏其屬治理高等時時增秩賜書以寵大之豈正以前羔多久於其位者儷於漢之盛時矣然嗣是

而後諸籓省多建牙節監司數增紬衣稱使者不絕於道郡守之權稍絀以故諸曹郎出領郡者毋以高簡無所事事得取次遷去爲貴凡訟獄煩碎米鹽靡密則曰佐若倅分之州若縣任之我總其大綱而巳至於大興革利害去關冗鋤豪猾則曰上有監司有中丞御史臺非我力所辦也彼旣不以方畧自章人亦不以有爲望之今若吾師方公之治郡不然我郡地陿賦重民困於踐更而俗淫侈健鬬訟士大夫雖多禮讓自持而猾奴棊子弟或恣睢里巷閭不可問

方公至則毅然以卹民捍災移風易俗爲已任始頗
任法擊姦軏誅輕黠旣以稍稍汰剔繁穢使可治於
是乎進民而匡救之計量周密澤必下究脩城隍詰
戎兵築隄障均賦役諸事以次第舉矣公之精敏自
天性又以久於其位凡郡之田疇巷陌罔弗詳習俗
方言罔弗察窮黎老寡惡少年名姓罔弗周知故事
之委曲頻瑣有丞簿以下所不能親者公皆覽決至
於變更興作折摧豪强式擁庇持斧者所退避不敢
當而公奮然爲之是以小大率繇而巨細畢舉夫勤

小物而無侵下之嫌辭大事而無逼上之議者其至
清足以信人至誠足以感物也今之仕宦者雖至卑
相皆云文法盛而牽制多不可以有爲況其下者遜
相推委至稍久於其任則叱嘆淹滯且日久則下玩
而手柔不振矣夫朝廷未嘗無柄以委之已則不操
而觚有權輕位卑之恨不忠之大者也今國家所畀
二千石權不及漢十分之一二而公能隨事引機盡
行其志比於仲卿次公可謂難矣公之始來年僅强
仕今且及艾吏民頌德奉觴以數萬計欲公之常享

戢穀以惠養元元其文辭可採者過於蒼梧魏郡之歌予龍辱公門下士不敢以浮辭進而述公所以爲治之大端若此雖然郡父老豈得嘗贍此車葢耶公不日以九卿召矣上旣大用公而以治郡者治天下豈惟培植以無忘甘棠諸父老又何患焉其以予文徵也

贈王長公序

予聞諸先子曰簡而該直而和淡漠而醇篤此我友王君之德也葢先子與王先生爲同舉士云自先子

之沒十餘年寻與王先生不數數見也而先生德譽
日高芬芳浮溢閭黨稱其孝友英髦仰其準範爲善
者恃其標指蹈非者畏其繩議於以揚王廷揮京夏
矯汚世式俊民孰其先哉或謂先生資稟耿介語不
如默方其闔戶自養守約沉深公府不能屈其駕貴
盛不能震其懷才豪不能餌其慮斯其靈德內潛不
沾沾於胥衢也茲又不然物之滋榮者春也其閉藏
者冬也是故氷不堅霜雪不降融和而渙浸非歲之
德也今士之患未足乎己而好爲馳騖故上者傷其

神明下者敗其節操內已消朽而外負愾然之形則不能免於世用試而不勝任爲世訾笑此有燦爛之華無淵醇之美也有駘蕩之麗無歲寒之蓄也夫豫章之木七年而始異岷山之水千里而始濫何則物之大者久而後見也故曰百萬之賈其門闃然若先生者一旦爲世用其能建必然之築垂酌後之惠者乎而世人不察猥云岑寂是藪澤之見也小子不敏其敢以先子之言爲徵

贈晉人曹季遠小序

袁州袁臨侯先生清節著海內其督學山右也爲御史誣奏下獄晋人士無不憤嘆感激而汾陽曹君古遺方舉孝廉在太原聞難不歸家反首徒步從之倡議上書白寃狀天子與之還袁先生官世莫不以曹君有國士之風矣而是時古遺已與予同舉進士予因深察其人少年負奇氣然淳質篤鷙自天性非有所激昂也古遺因爲予言少時甚貧困屢不得志於有司之試幾廢其業其叔季遠稚魯人也心獨奇曹君分食力之資給饔餮爲或嚴冬大雪讀書山中

百里斷烟火季遠則負米甇甇餉之爲鄉人所竊笑
季遠不顧數年若一日也又言季遠生平不學而取
友嚴事親孝至於成古遺之學者甚難且久古所云
淳于恭郄鑒之流乎予因歎古遺奮身寒感知遇天
下偉其節固亦有所本矣嗟乎先王設仁義衰富貴
則歸之患難則棄之自其至親且然何有於師友長
上之間哉俗尚慈愛士敦節槩卽天下可大治登區
區較量於意氣名譽乎我聞晋俗醇樸有陶唐氏之
遺風信哉蟋蟀咏良士也季遠有焉杕杜咏好賢也

古遺有焉

超果講寺志序

吾聞佛之爲道歸於虛空無有自其身之所存與夫世間之物皆無足係戀至於身毒之國合衛之城珠宮貝闕之奇金輪玉鐸之麗青猊素象馴於宛城之駒𫛛鷲大雀不數崑丘之鳳以至國王貴華之供奉窮其莊嚴天神玉女之侍立極稱窈窕又何其華偉詭譎受人天之樂也是以桑門之教旣流東土寶剎靈臺丹楹青瑮競寫名山齊規宸極至有窮土木妨

農桑而聖證古德不以爲非者何哉其道至大非外可求像教之典期覺愚昧故必宏麗炳煥以壯其觀又廣其載籍悉傳識其徵應之異所以感悟蒸黎固不欲其等於阿閃鞠爲茂草也吾郡伽藍之蹟以數十而大者曰超果講寺寺建於唐大中中心鑑禪師所住錫地而鄭水任氏所捨宅也至宋治平賜額本朝重建自夏忠靖公治水時遊寓爲士女信心遠近奔輳道場之盛甲於吳淞沙門性證考信郡乘旁訪耆英彙書數策備徵文獻問序於予以爲此寺不

朽之討志深遠矣夫人之所最難俗之所最貴者崇
貴顯赫也然而盛衰之迹晷刻爲遙故帝后之宮闕
王侯之第宅百年之間每見寥廓而仙釋之居緇素
之蹟時有曠世而存者是以黃屋之尊華蓋是飾而
士大夫至有捨宅爲寺者意欲託以自壽此猶施箭
華山之巔沉碑漢水之下好名之心不能忘情者之
所爲也雖然姚秦之所營楊衒之所記蕭梁之臺殿
駢羅武周之金碧炫燿清涼盈百巳餘永嘉四十有
二至於今而多不可問矣彼超果之爲寺比於向者

百分之一耳獨以地僻名微千年以來巋然獨存豈與滅文暫之際雖上聖神區亦有自然之數耶夫有形者其存不可恃也而世嘗見之無形者其存可恃也而人不之信處乎有無之間以爲常存而不朽者記乘之書也則夫性諡之所裒集雖佛氏有所不廢乎

乙丑二三場干祿集序

今天子制詔春官以取士必重實學徵材用故崇二三場所試論表策者雖書經義不佳論表策佳者取

之詔書甚著自宜遵行然兩京十三藩及舉於南宮者三百人有人以論表策得雋乎曰無有也然則明天子赫然之命而何以弁髦爲曰今之取士者其初固未嘗以論表策得仕也則柰何以我所不習者而繩人也即取一二異等之才能薦於朝而破格用之乎不能也舉者有進賢之賞乎無有也即勘較甚嚴不過摘其字句之訛以應上命其荒陋剿襲或毋篇不滿一二百字者無患也夫人惟利害得失之所在而後肯用心以求之匪是則主司何苦而搜摘上

予何利而研研習耶乃知方今所謂重論表策者固有名而無其實也然則予何以復續干祿之遺日主司者上自宰輔下至侍從六曹皆賢士大夫兩京十三藩之人豈無俊傑嘉謨鴻筆固應燦然也惜乎士之進退不係於此而有負　明天子意耳丑之役予得濫觴其間其文蹇鄙無足取而座師爲黃石齋先生人倫之稱首也予策如論選舉徵辟謚法諸篇先生皆相與辨難或多於本文而虜𦍑一首尤劇論形勢垂教深切故梓之以見先生能奉　天子意勤於求

身也又深嘆予之肅下以爲先生羞也

二周文稿序

今海內以器度文章爲士論所重而未仕者必曰金沙周介生華亭周勒卣此二君者眞所謂名士也今世人小負辭藻挾書數卷則侈然自以爲名士也人亦以此目之不知此固有難居者非如公卿大夫之可以幸而至也嘗讀月令季春之月天子勉諸侯聘名士夫當周之盛時世胄之賢鄉里之俊咸得其職矣不知彼之所謂名士者何等也意者孝弟脩於家

而上未聞歟才堪世用而隱於屠釣歟其事雖難稽乎其意可得而知也嗣是而後名士莫盛於東京與典午東京之士以操行相高以風裁相尚𣁽然與廚夫疆臣角立雖成敗不測其氣恒在其上典午之間士以風流醞藉舉止玄邁爲貴故寧遺落世情以求免俗而掩沓近鄙者雖才不錄夫然三輩雖迥介異懷整散殊致要其傲然高潔體絕風塵孔子所稱狂狷之流不愧古名士者也自隋唐以後科舉興而士氣益卑卽有才華可以鞭撻一世誼行不在人後者

亦不免操其文章以干澤於權貴之門是故其言愈大其求愈小其外愈雄其內愈懦雖有盛稱於時然而名士之風紲矣然猶曰借以梯榮干祿耳乃若今之所謂文者益不足道其所謂名者又甚無益而有執其老師固僻之言瞠目奮臂以與世爭惟恐其名之不在我者此何說也然則二子不以文名乎曰二子以文名而不以文名名介生雍容不見喜慍有醍醐之腧勸卣恢朗外和內明方其坐論超越形景之外二子既以不得志於時故稍斂亢激以處末流不

能如范李之摩切然而抱才思試有匡時之心故仍周旋禮俗措意世事不欲如王阮之曠誕要其厲俗之節物外之思雖未知古所稱名士若何能儷美於三代者必二子也然而世之稱二子者僅以其文豈非時不見用無以振發其風采歟予自年十四五時即以文䇲嚴事二子今十餘年矣居平見二子恂恂自牧人有一言之善推之惟恐不及故世皆以二子爲長者然二子文日益高名日益遠終未見其訢詈恫喝以加諸人也即以文言二子爲雅宗無疑矣昔

王眉子之言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夫天下之妄語未有過於訴詈恫喝也今之求名者往往出此而名卒不振盍亦讀二子之文而思其人庶幾不遠之復乎

重刻閣帖搨本序

今人學書者動稱淳化閣帖以宋熙陵出御府所藏歷代真蹟命侍書王著模勒禁中定爲佳本也然在當時惟二府大臣乃得頒賜已爲難見嗣後板既被燬而人間私本紛紛復出枝分派流謄相訛失至於

今日雖脩內戲魚諸帖已齊觀禹彝矣雖然著之原本先多舛謬聖哲帝王都出一手時代官爵每見乖誤至二王灼灼猶使眞僞相雜間存集書著之不學如此何怪元章長睿之流深相駁詰哉然自宋以來凡習書者無不知著之謬而互相摹刻何啻數十家卒未有删其贋託次其人代者何也皆欲託古以欺世而非眞有得乎此也故寧襲古人之共非而終不之砭嗟乎古之人有破冢以求之者貴見其眞也而今人安於固陋若此宜其藝事之不勝哉吾郡張尚

書南山與其族人南安守東海俱以書名　憲孝

將其艸書不專古法頗本旭素而姿態妍逸操縱動人要其不踐形摹獨冩意先葢亦超乘之良也南山之後既世有顯者故所藏古人墨蹟及潭絳諸搨本多不散湮今裔孫孝廉貽女君少工八法有曾公率更之風慨然發其所藏閣帖舊本畧依王米之論及本朝茂苑瑯琊諸公之說而損益以巳意删其僞陋補其缺畧雖紙墨甚新而神明益煥其在藝苑眞有廓清排陷之功也子瞻有云辨書之難如聽響切脉

知其美惡則恥自謂必能正名之者皆過苟非深知
其意烏能斷然去取乎予觀南山公之書既取離古
而貽女君又能正數百年之誤此皆有得於心而非
眩於其名者故喜而跋之

題金冉之印譜序

按秦書八體三日刻符五日摹印蕭子良以爲一體
觀其屈曲之形配合之制則後之所本皆由於摹印
也其文則大小篆其義則弄信其用則帝王君公以
至士庶人靡可廢秦漢閒金石既以銷落而隋唐以

後雅不甚尚故無傳焉近世變僻滋與訛爲承冀無論古道放失於同文之治亦云損矣間有一二好事之家搜丘壠之遺辨紐綴之製而蔽僻雜陳雅俗錯出此無他有博好而無精鑒不知古文之源而徒踵流失之弊也金君申之博雅默識尤深於字學凡頡籀斯邈之源流無不深究而又以遠遊四方秦碑周鼓紀甗齊鍾皆耽翫稽考得其異同因裒聚古印章萬有奇及諸家所傳集擇其尤雅者彙爲考定古今印譜八卷。夫書者六藝之一而摹印又書之一也取

信當世章示來茲厥有賴焉而混雜乖謬爲流俗所
亂誠學者所宜用心也此集也遵古正文發明經旐
豈止鏤刻之技博奥之助哉

記

金山衛重脩儒學記

明興建制軍衛與郡縣錯壤而治洪武二年制詔天
下府州縣各立學軍衛準焉然天下軍衛類多麗郡
縣不更置其專城者率僻陋工材之事或有所闕而
是時兵政脩武臣介士皆百戰之餘勁上日討丁弟

而訓之曰而章甫而雅歌率我文教哉罔弗升降講

肄以應上令實未遑也豈非其習然歟松仕國也金

山衞距郡七十里濵於海資控扼世官其地自爲戶

以下凡數千家國初開設未能遵洪武二年詔書歷

文　仁　宣　英周文襄爲廵撫始克建學訖於

弘治指揮翁熊斥大繕葺規制愈飭嵩曆中閫人翁

輿贊典學於斯以形家者言大改作嗣是而後制科

之士蒸蒸起矣實在癸巳去　今上戊寅爲四十六

年廟貌漸圯郡大夫方公梂指揮翁君言悼禮樂之

崩壞懼學者之荒慢索賦捐贖糗粱旣具材用是徵
工師廼艮廼經廼諏爰協大壯寢廟孔碩繚垣雕峻
翼翼者堂峩峩者門惟秋之祀帥建旗鼓及諸師徒
殷殷塡塡環侍水外始于省牲訖舞六佾厥有處所
無至墮廢於是博士弟子泊韎韐之徒咸曰俞哉我
先師實式憑之已而曰方大夫之有造也俾士作乂
庶乎其興禮讓矣陳子曰今軍衛靡矣武功貫不競
云盍文武之道盛也交相成衰也交相失國家法公
侯勳閥之胄子受學於成均衛學之設專以敎世升

子弟及軍士之秀異者所以訓忠孝備將才而塡撫天下也然　高皇帝之威德而軍衞之興於學無後郡國即金山可推已今二百六七十年之間海內乂安增廣生徒二三百人仕於　朝者相望然而士處於伍甲朽於庫畝籍旣紊春秋不耀于斯時也而奚爲飾夫子之堂陳子曰武功之興也易易哉加義則勇能敬則謀依仁則忠相睦則和不殺則武詩曰矯矯虎臣在泮獻囚此之謂也金山逿海備倭士尙剛決事新厥觀是董是戒其感也必亟武功之興也易

易哉方公名岳貢楚穀城人翁君名國衡卽熊後也

重脩建陽縣學記

王制郡國各立學者非特以祀孔子立官長制科舉而已欲使天下之士聚而治其業也然而今之爲學也與古者異古者在於禮樂升降儀文度數之間而今也皆所不尚惟誦而已矣故士皆習之於家而受成事於學夫聖人之微言妙論性與天道自其當時已不可聞矣而王者之所忌又不在於此惟其論人之要治世之方皆著於六經而古今治亂與亾是非

得失之際所以引証聖人之言者莫備於諸史士不
通此不足以與於治天下之道故自唐宋以來士大
夫之仕於州縣者有志於敎化恒治辟學宮而盡藏
古人之經籍以俟夫博觀聽覽之士焉以助其思之深
也迨其衰也通邑大都習於嬉遊之事而僻遠獷僻
之區又多鄙樸而無可與語非獨習俗使然單門素
族士之得備經史者葢已寡矣宜其寡昧而淺識也
盛堂廡備俎豆有司者治之耳嗚呼其亦敎之者之
非歟建陽於閩越之間最爲奇勝其習尚好學家閩

絃誦之聲縣之有學舊矣晚宋時紫陽先生奏徙之今其址也以歲久不治江陰沈君鉉臣宰是邑之三年歲時瞻拜覩其頹圮慨然以悲與邑之弟子共新之凡三閱月而事成又築舍於旁庋書於閣以待邑之學者其明年春沈君朝　京師爲予道其事予曰子之功大矣夫建陽之士所尊崇咏嘆被其流風者非紫陽先生乎當今之患高者好言性命虛無之學而卑者拘牽於章句凡夫前言往行古今之故帝王治人之道士皆不得而聞之故試於政事而無效夫

儒者莫盛於宋氏皆以爲有得於至精之道而紫陽
先生獨務於博聞廣見之旨故宋儒之汎覽未有盛
于紫陽者也世雖未究其用卒爲儒宗有以也夫士
又安可不學哉自篆隷簡册之制易而日趨簡便自
宋以後復有鏤刻士欲廣置書史便於古人者千百
矣而鄙者不知貧者不能大可哀也建陽在山溪之
中便治梓木文籍甲於海內而子又能收之學宮使
士之貧而好學者居其舍誦其書豈非　明天子設
學之意哉夫使餙孔氏之宫卽極壯麗而與其弟子

習禮升歌其聞曾何益于世用惟使學者多識强記以求治天下之畧既先師之意而　明天子之心也故曰子之功大矣又明年而予歸江南沈君以書屬予記其事予因述曩者之言使歸而勒之

諸暨縣重建縣治記

予以崇禎庚辰冬奉臺檄署諸暨令事察其山川形勢自縣以南多高山平原類苦旱而其北則受東陽江之下流爲湖瀦以百計恒患水旣已連歲災穀不登窮民相聚劫巨室日數見告予日夜厲賊曹求

盜衣搜山澤傍千販衞城郭又大發粟振貧乏養癃篤告糴於隣民用小靖而縣治則頹圮甚廳事以二十餘木支之令治事輒惴惴棟折且將厭焉廊廡無牆垣吏抱牘立雨雪中門無閈閎樓無鐘鼓館賓於東隅如入車廐令之私舍僅蔽風雨迸自正德中於今百二十年矣宜其隳壞不治將益深而于是時方芟梗扶傷之不暇且歲月之不假易安敢以告司里明年冀令錢君來則討捕賑貸之政益脩恭月之閒令行禁止四境大和又明年歲大穰遂上記中丞

御史臺以建造請報可于是量徵徭役用寬民力不足則七嘉肺之羨餘又不足則令捐俸祿繼之木石埏埴靡不躬親義取壯緻不用丹艧凡歷二時而成爲堂者三堂之前爲軒後爲重堂皆如之右爲庫者一左爲幕廳尉實居之庭之左右爲廊六曹掾所供事也前爲儀門者三又前爲麗譙者五挈壺氏司之左偏爲賓館以歲時見士大夫堂之後爲令燕室不詳記既落成而予以冬日行縣見之作而嘆曰我今而知爲政矣古之論治者曰營室之中土功其始故

入其疆寄寓施舍之不具僑梁宮室之不脩于是乎
有逸罰豈能無勞民釜罷於逸樂安於苟且足以傷
政而偷俗也是故易取大壯書有營雒詩記司空司
徒春秋書築宮築門禮載百工咸理此先王所以重
明作考功効而計久遠也故立政體國利更數世今
也不然吏旣郵傳其官而世之課吏者程功之心不
若糾過之心闒茸者謂之安靜姑息者謂之愛民于
是巧售其術者即不至陰收脂膏以自潤亦未過楚
孫叔齊晏嬰也而外則陽爲儉嗇頹垣不塗敗戶不

鍵歲忨日愒以纍後人而責諉不及則相率爲懈慢
矣夫四境者政之所訖也邑治者政之所出也田疇
溝洫在遠者也戶牖庭除在近者也夫令也朝於斯
夕於斯出令布惠之地而蕪穢不飭豈能震動恪恭
以經野保民遠猶辰告廣施德於茲土乎夫門內不
治而能治其四境者我未之前聞也繇此推之錢君
可謂知本矣抑之詩曰夙興夜寐灑掃庭內定之方
中曰秉心塞淵惟錢君有塞淵之心夙夜之勤以鎮
撫百姓凡厥正事罔勿克建其獨宮室乎予受事之

日淺又厄於歲不獲經始而重服錢君之斷而有成
錢君宏遠矣錢君名世貴華亭人庚辰進士

景寧縣建城記

處州之爲屬邑者十而三置自　本朝雲和景寧宣
平是也景寧者景泰中折青田所立也累世熙洽山
谷之民奠居食土未遑備禦守衛之事垂二百載
上之十有四年辛巳閩盜阻山民用戒嚴令徐君曰
先事審計者周也因勢成事者智也遠猷不同者斷
也夫有土者惟民是保城郭不備民實懼矣將蔫爲

其有遠心又何以鳩自置邑與吏惟忼日而漱歲以
至是我又怠偷是貽籍也誰則嗣之于斯時也民思
防患其敢有肅于是召邑之士大夫訖于嗇夫司里
咸曰俞哉稽之太卜爰告大吉人謀鬼謀迺協迺同
有位是倡庶民如流公帑不震共事恐遲迺命匠人
水地置槷環閭函市廣狹疏密不違體性惟埏惟石
金土之工執功胥將殿軫奔騖迺以孟冬火既朝覿
日月會於龍豵農功方暇兓築齊舉杵者和歌至於
明年日始在畢工告成事巍巍麗譙翼翼雲堆昔盧

野次今寧邑居士女大讙慶兹崇功予以戎事言篤
栝郊父老請辭伐石以記予惟徐君之成斯城也說
在豫之九四矣人孰不豫多阻於懦豫孰不思或紬
於斷九四之辭曰繇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此所以
爲衆陰之主也是故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葢有取焉
其取諸九四乎未然之事衆人忽焉君子惕焉非皆
之原衆人惑焉君子持焉引之牖之翼之鎭之衆志
廼定事罔勿濟是役也徐君可謂能稱　明天子庇
民保境至意行將有　顯命是役也築城廣一千九

百丈有奇自平地至睥睨高一丈九尺建門及樓各六凡用工[illegible]萬[illegible]千[illegible]百有奇用財五千金除公私輸助徐君用私財一千一百五十金凡作二百日止徐君名日隆宣城人

松江西郭閘門臺記

松江東南大郡也城小而民稠凡倉庾囷箱之所積魚鹽艦舶之所集縞纁金錫竹木蔬菓處焉而販鬻革毛羽治皂鞄韗之工居肆以辨民器皆鱗次櫛比於谷陽門之外凡七八里柢於倉城谷陽門者郡西

門也倉城者漕粟所儲以待運也崇禎十有二載郡
伯方公宣序庶政周思永釐謀展城右包舉闤闠以
寇安宅郡民疏於朝 天子俞之亦未克旦夕以樹
而是年春漕艘星羅比長不戒屢有盜警方公廼進
厥父老度其形勢曰得之矣市西所屆與倉南北夾
河而峙有梁焉曰倉橋駕倉濠也稍西以北有梁焉
曰跨塘橋跨秀州塘也自其外則曠野雜港又其外
多蕩漾大澤盜所潛出隱蔽也然其登陸而入市也
必經於二梁爾雅曰三達謂之劇旁此之謂歟據緒

轂立關監郎三逵之途塞矣日會龍豵清風既至乃
發官斧爰作邦郛二梁之衢各建臺焉上覆以樓旁
施睥睨下設扉閤晨啟夕闔於是守禦有資候望有
具枹鼓不鳴商旅燕喜咸請伐石表道以紀成績予
龍按周有掌固之官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凡國
都之境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乃知古之封禁申畫
郊圻不獨以城爲守也矧在郛開之間而無尋仞之
關譏何之卒以司管鍵而譏非常使暴客禦人於市
如封疆之義何周制有之曰國有郊牧疆有寓望所

以禦災也是役也方公之勤庀其職而得民之虞厥功懿矣然我聞諸巷議不若其遂城之也夫何傷哉作事謀始必有漸焉如築室然既表既臬而後以鳩迺事是爲記

夏邑縣新甃甎城記

凡城之制立之欲其崇也積之欲其厚也約之欲其堅也高廣參分三綱其一五版而堵五堵而雉然土之不凝也雨則淫之敵則緣之狐則穴之於是乎有摶埴之工以衛其表墻體既峻土有所麗夫如是城

可以守歸德之屬曰夏邑地當梁宋之郊多平原廣
野無高山以爲阻巨防以爲障保聚所資以城爲險
矣舊有土垣五里蔵久月圮而屬雍涼盜起浸淫豫
州民旦夕不克保其廬舍任丘邊侯來宰玆土惡卬
惕恭協於百姓脩職舉廢以昭官守與邑之薦紳大
夫闞君彭君孟君秉城而嘆曰蹄仞之垣衆所恃焉
土惡勢夷又曷憑焉苟俾征繕而不固我固何以守
土爾乃裒錢幣鳩材用計時日立里式命陶人具土
物木石乃偫埏埴既成爰削爰致堅密平整兆民子

來節杵以歌畚挶如雲餱糧不匱危堞層樓屹如輿
如十旬告成民忘其勞凡厥士女罔不率舞雄渠便
徒卒莫予侮於是衆志乃定不震不驚民有收聚兵
有施舍西輔睢陽東蔽江淮遂爲望縣矣關君彭君
詣君念侯之功而無以酬德遣使至吳請予記之以
示永久予龍嘗讀春秋穀梁傳以爲凡城之志皆譏
也然訓有之矣仲秋築之孟冬坏之先王之教甚重
土功而譏不設備盜懼夫益之不實而與無戎之役
也塞瑕就堅伊滅伊匹以捍災而萏衆夫孰非有上

之虞乎二三大夫生長於宋固微子之國而有商之遺民也問何以程工東門之役于思之歎勞傷之辭也邊侯實有懿德以綏四境衆心成城不懲於素我知免矣問何以守禦二三大夫協和州閭而大其庇蔭豈惟干盾之足固是壘翟禽滑釐之守也誰能害之問何以爲治邊侯脩明其令而布敎于下二三大夫率其宗姓承流而示民以則使俗長厚而災至不叛也正考父之傳商頌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是其爲政則夏邑之尋幹尺堞其猶金城也邊侯與二三

大夫必如是焉設險而守乃大邊侯名大順闞君名
守箴彭君名堯泰孟君名陳堯華亭陳子龍記

越郡賑饑士民題名碑記

庚辰春於越饑始議賑明年辛巳夏大饑市無藨粟
民用恐懼告糴之使冠蓋相望於道吏爲發倉廩蠲
稸藏不足於是二三薦紳先生儼然造於庭而告曰
姚江以西西陵以東邊海以南句乘以北民之饑者
以億萬計官爲給之虖則力不贍而惠不遍也令民
自相週窮振困虖則富者匿其情貧者輕其心亂之

道也非躬行弗乎乎則不爭非任衆弗普普則不遺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言身率也又曰靡人不同無不能止言衆志也乃分邑爲四區區以官主之以鄉之孝廉及博士弟子之才而貞絜者輔之區之中因聚落聯附山川間阻復疏分之立廠置竈主以博士弟子之生長於斯而愿者民之耆而服衆者於是官先發數十鍾爲倡上戶助米穀中戶助薪茶下戶助工力其鰥寡孤獨無恒産不能自存者咸賜以粥糜婦女老弱不克赴者給以粟人日升十歲以下半

之病者别置局醫師晝夜視不幸死者官爲瘞自仲夏朔至仲秋晦凡百二十日罷凡用公私之粟三萬五千二百三十石所活四萬九千五百八十八人大中丞熊公上其事於　朝報聞惟是歲任龍蛇金行之沴遍於海內　明天子惻念元元下詔郡國振困乏而越之奉行最力則吏親其職而士一其志所致也夫通溝洫繕堤防備五種又脩政刑以弭禍眚上也即有方一二百里水旱之災而國有九年之積發廩以賙艱阨不煩富民次也今一二有司在事之日淺

未能預謀於斯二者然遇災而救賴賢士大夫及邑之孝秀三老協廼心贊厥事以保孑遺而無負 明天子德意既連歲大稔恐前勞易泯於是伐石於山凡効力者勒名碑陰以示後之君子毋忘斯災又進而求其備禦之上者乎以臺命董是役也爲文以記并銘之

銘曰歲在荒落越嬰厥否牂羊屬蕃蜚鴻爰止食此堇荼棄我耒耜祁祁祁祁薦紳偕偕士子率彼曠野鄉師司里是饘是粥則爾盲鞭馳走紛若勤終如俶携稚

扶耇克果爾服匪有善人其何能淑伐石紀名以勸
郵睦後賢脩備爾耕爾蓄

新安資口徐氏祠堂記

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有國者無論矣自大夫以至官師庶人有三廟一廟祭寢之異所以服尊卑定名分也於是乎有大宗小宗之制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然則古之人制於禮而不得以私申其親矣然宗子實司之祖禰以上祀事未嘗廢也特古多世官而有爵之家追其始封爲太祖之廟至於士庶

則祭止祖禰隨世而降不能推其所自出澤有深淺
禮不可溢也後世宗序日紊官無世爵其義益以不
明自漢以至魏晉漸著爲令以官品異所祀世數宋
世名公貴卿多請建家廟至有賜祭器者然大約卿
大夫崛起顯貴則追隆其祖考不能復遵大宗小宗
之禮也至於士庶之家既不立廟歲時之薦至有合
享數世者近世仕族譜諜可稽則推數十世以前爲
所自出儼於太祖不遷之廟而又合族人之主聚而
祭焉禮歟曰非禮也然則君子許之乎曰烏在其不

許也古今而旣異宜矣君子化民善俗從時可也僅有隆替其人則得姓以來之人也幸而可考我何忍忍諸生聚族而居死合而祭之小宗雖亾猶彷彿乎大宗之義也君子曷爲乎不許新安貧户徐氏自云出自偃王其先爲青州人唐宣宗時有名功謚文昌者舉進士後奉僖宗命安撫宣歙諸州見中原多事樂賓户山川之美因徙居焉殁而賜葬其里五季北宋之時或徙信州或徙衢州皆其後也至宋南渡有名元杰名霖者咸以仕宦顯迨元兵下臨安時而太

學生應鏕與其二子琦松女元娘同陸井殉國難元
人義之　明興追謚忠節建祠西湖載在祀典其後
日正一日禹珪日將者皆有顯名於時至嘉隆間而
族之學者益衆或散在他郡起家仕籍相望矣資口
故宅創自宋世以至　聖朝犒宇宏麗榱桷炳煥有
家廟焉翼如也萬曆中燬於火旋用鳩搆僅還舊觀
惟有宗祠撤而不作崇禎三年族人德孚慨然時爲
之弗治惟祖宗實恫且愀議捐五百金爲宗人倡無
何德孚沒事中止又六年而其弟德厚承兄志捐其

金於是族之人踴躍繼之曰一榷曰時屐者斂而才命董其役維竈正之宅是舊址召工於祁伐木於山杞楠松梓之無弗良也鍜厲礎埏丹雘之無弗飭也几筵籩簋甄鉶俎豆之無弗虔也將落成焉介其族人桓鑒請予爲記予惟古義衰宗盟薄華閥盛門恣其先追遠之義缺焉靡斁甚矣俗之替也今徐氏自唐以來七八百年繁衍昌大又有賢者敬共祀事以綏祖考事不必盡合古義然因事酌宜得禮意矣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其念之哉無隳先德則大爾

宗以世有此祀

台寧行紀

崇禎十三年秋九月戊子既夕陳子出自雷門登舟宵濟越旦達蒿壩以輿行其仰陟巘其俯降弁布循巖壁左沿厓灕逾溪焉曰小江剡之委也行數十里有山焉曰嵎山其水曰嵎浦其東曰嵊山實當剡溪之口二山峽立望之若闕焉雲氣上合巨石中剖箭栝松檜之所交翳也蓋群溪之水自此會而入於剡兩山束之故其流淲淲其聲潨潨或曰是大禹之所

鑿也溪中編竹爲筏或泗或游亦有帆檣隨山轉展
行若猶夷沒若迅崖越嶠而前山益崢嶸峭密牙錯
輪旋莫辨向背其木多楓柟丹黃豔碧靡麗煥布漢
暮秉炬乃至於嵊縣止宿焉庚寅渡剡溪循北以舟
亂從者揭亭午至新昌出南郭門其山詰曲維緯青
翠夾侍遵弧而行其紘不徑時逢隧崖有棧以度其
東南三十里曰沃洲之山又南曰會墅嶺歷千磴而
躋及乎嶺上則有平疇巷陌四徹若砥中繩若堂從
嶺望東南高者曰天姥之山天台之西北門也自嵊

至新昌小夷衍自新昌至會墅山勢逼沓澗者相距五十步然戴生仰泉則爲田塍其爲形也方者璧之圜者圭之折者磬之曲者鈎之俠者帶之邪者幅之陂者級之其民廬依灌莽篠簜鳥巢熊館之與雜也約嵊剡以南山不可以數其行也莫不循溪溪流所經即爲塗徑葢在險得平水之所趨啟衕者遵焉此其大較也耕者障水以溉以土壅之則流以石壅之則不流世莫能明也過會墅而南乃舍於新天館從館折而東則走石梁道也辛卯度關嶺爰降於谷若

墜井狀飛鳥之背將在屐下既已度險山崖豁開乃有大野其東南曰天台實惟神仙之下都也爰有金庭玉堂其高萬有八千丈巃嵷成英若屏障襞積不知其遠近矣南峯曰赤城赤城者其色正赤其坂起四隅若城有泉焉是爲溪鬪泡泡浪浪溢於四野合於始豐之溪南流入於大溪自天台至西山之址遠者可數里中皆阡陌羅落多良田過縣治而南渡大溪踰黃山嶺宿中度壬辰緣溪行溪愈廣有舟楫網罟蓋稱爲江云從關嶺以南溪澗皆南流入於江以

宗海焉亭午入台郡郡城倚江戴綴峭壁巑岏邵亢如白帝之覩夫江也李蔣君冷周君觴焉癸巳發台郡東北行度桐巖嶺其高斗行百折暮至白嶠有偃松是諸山也負海上出天台之左矣甲午過寧海四十里登嶠俯覩東海是山也少木多虎豹乙未過奉化入舟至明州此則山勢散遠溝洫交横田廬圖牢次於郊鄮丙申暮發明州丁酉過餘姚過上虞夜半渡曹娥江大風雨挾潮以至從者慄焉戊戌還越是役也歷郡三縣十有二其里千其日旬

遊大滌山記

縣餘杭西南循湖行可三十里曰大滌之山未至山數里湖盡得溪溪淺狹清映似渟而流傍有叢篁香茅楓柟之屬蓊蔚轇轕不見其表窮水之源則山椒矣自入山口委蛇行兩崖峭立溪流中貫或左或右不數武則折後若封前若闔有土焉其色白可用爲舂居民負山俯溪取土置水碓草木爲之粉素矣稍旋而上豁然谷開得數十頃有門當其崖門以內則洞霄宮址也傳者曰宮始漢元封中盛於吳越南宋

之際當其盛時丹碧四照羽人雲從笙磬之音遠振林外今皆圮壞側有巋然獨存者曰玉皇殿旱則禱之恒有應又折而西有廟祀李忠定朱紫陽二君子之祀也實領祠於此云從此益南一陟一降約數百步則予師石齋先生之講壇在焉壇廣五六畝外則伐樓爲亭編竹爲扉引泉成池駕橋而渡內則繚以周垣樹以雜卉壘石爲堦凡三十升而至於堂堂五楹後有軒高朗清潔不雕而華堂之側嘉木美箭嬋媛交蔭附堂之右連山之趾有竹樓焉是用偃息歲在

横艾涒灘先生以言事罷歸道玆山而樂之卧李恭之祠者累月作而嘆曰斯我志也夫遂斥其旁廢地火輿艸誅灌木驅狐狸之所嘷屛蛇虺之所都是營是畫爰有斯宅以授門人何氏何氏能守厥訓歲事崇飭越六載先生又以論執政謫官豫章道出錢塘予追送之則先生入玆山矣遂謁於壇次時孟冬薄暮四山收靄霜木頳黯深谷微煖虞淵徘徊虎豹哀嘯熠燿盜淡月出東嶠或酌旨酒或歌窈窕至夜之午宿於兩廂晨與侍先生遊從壇稍東行並樵徑得

大滌玄蓋之洞洞門橫二丈從半之秉炬而入上皆
蒼石平蓋紋理溫潤無襞罅此所謂玄蓋也洞底益
小蛇行下窺深不可測以石投之其聲逾時若君傳
曰是爲三十四洞天其下嵌與華陽林屋通此所不
知也洞口有地若砥曰郭文舉之故廬也按史晉洛
陽陷文舉負擔入大辟山辟與滌音類又曰郭公山
矣或云此山幽邃可以滌心許遠游升天壇所在也
此棲玄之嘉名矣已又歷西嶺觀小石門石門者多
怪石深竇然翳茅棘中其奇未顯先生又爲予言西

眞歸雲之勝其奇十倍玄蓋然必躋層巘攀弱蘿恭緣而上猿引而下會道遠日莫未果夫先生抗志崇邈類許郭以忠直不見庸於時似忠定紫陽宜其棲遲此山而不倦也先生又以堂成而未有名屬予顏之予謝不敏請以告陳徵君徵君爲題曰石公擅越

明年四月是爲記